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# 夏姬传(四)

■柳岸

## 第二部 陈灭

### 第二十章 屈巫聘陈故人重逢

夏御叔正在朝堂上和陈侯平国商议军事,边戍谍报飞传而来,说是楚国大军讨伐陈国,现在已经在郑国的鄢陵集结,不日将开拔陈城。

陈侯平国听罢,慌乱地看了夏御叔一眼。夏御叔说:“请君主速召轅颇、泄冶等人,进宫商议对策。”

不多时,轅颇、泄冶、孔宁、仪行父等人皆来到朝堂之上。

泄冶说道:“此是楚王熊侣继位之后第一次北上中原,一定是为了立威。楚国大军集结在郑地鄢陵,一是探视郑国的态度和实力,二是为了分兵方便,节省开路时的人力。”

轅颇说:“如果楚军伐陈,陈国一定不保,不如请成。”孔宁说:“楚王熊侣绝非等闲之辈,一定要慎重谋划。”

仪行父知道陈侯平国对楚国的态度,他说:“如果不战而降,我陈国的颜面何在?不如决一死战。陈国不是也胜过楚国吗?”

泄冶说:“决一死战果然痛快,可是之后呢?能战胜吗?上次胜楚,不过是侥幸而已。陈国不会再有此侥幸了。如果这次我们和楚国决战,那么战败之后怎么办?还得请成,徒有兵力伤亡,国力耗费,生灵涂炭。打与不打结果一样,为何还要再战?”

仪行父见泄冶反驳他,心里十分高兴。这就是他要的效果,既讨好了陈侯,又在陈侯面前显示了泄冶的愚忠,让陈侯疏远泄冶。仪行父故意为难泄冶,接着说:“那么以泄卿的意思,除了请成,别无他策?请成,怕是達市黎首都能想得出的。”泄冶并未接仪行父的话茬儿,而是转向夏御叔说:“司马太人的意见呢?”

夏御叔并未看泄冶,而是面对陈侯平国说道:“臣也未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。臣只是想,绝不能不战而降。但是,又不能和楚军真正地接火。”

轅颇说道:“司马所言甚是。吾等以‘奇兵’惑疑于楚军,使楚军不敢贸然攻城,如果楚军撤离便好,如果不撤,便与楚和解。”

夏御叔说道:“如此甚好。楚军驻扎鄢陵,一定会兵分三路出袭我国。”陈侯平国听大臣们意见纷纭,心中主意已经明了。

他说:“各位爱卿都献出妙计。寡人觉得‘奇兵’一计,为妙中之妙。只是,只有‘奇兵’还不够,‘奇兵’不过是障眼法,疑惑楚军。除此之外,我们必须举倾国之兵力,埋伏于各要道,给楚军以突袭。如此,陈胜楚,就不止是一次了。此番迎战楚国,定会成为陈国第二次胜楚。各位爱卿,寡人的意见如何?”

众大臣听陈侯平国说完,都说君主此计甚好。于是,陈侯平国命司马夏御叔埋伏西线,轅颇埋伏北线,他和泄冶镇守中军。

单对楚王熊侣。孔宁、仪行父在宛丘之处,设立“奇兵”,埋伏弓箭手。

果然,楚军兵分三路,朝陈国进发。西线有司马芻贾为主帅,北路有令尹斗越椒为主帅,楚王熊侣亲率中军,直进陈城。

楚西线一军除了芻贾所率之兵,还有郑国正卿子家率郑军一起挺进。楚国驻军鄢陵,正是为了威逼郑国,郑国迫于楚威,不得不归附楚国。楚王熊侣此次调动郑军,并在郑境内集结,就是试探郑国附楚的态度是否坚定。郑伯兰为了表明态度,下令正卿子家率军援楚。郑卿子家为了配合楚国作战,请命率军为前阵。郑、楚联军过了郑国边境,发现一支陈国士兵不战而走,绝尘而去。子家怀疑有埋伏,欲传令大军停下。芻贾却不以为然,下令先锋追赶,子家说怕是陈国布下的陷阱,先派遣斥候探查军情,大军需缓慢而行。芻贾觉得陈国没有会打仗的人,不会想到要设埋伏的,遂不听子家意见,执意遣军追赶,大军跟进。

正如郑卿子家所言,楚先锋中了陈国埋伏。夏御叔的西线陈军,袭击了楚先锋部队,小胜而回。

陈侯平国此时正在据守陈城,接到夏御叔小捷的奏报,非常高兴,如此陈战胜楚,果可有二了。陈国,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兴奋不已的陈侯,遂要开城迎敌。泄冶苦苦劝住,因为他非常清楚,绝不能让陈侯平国与楚王熊侣交兵,陈侯平国根本不是楚王熊侣的对手。此一战,绝不会这么轻易胜捷,陈侯平国一定要守住陈城,坐镇指挥,才不至于陈城失陷啊。

陈侯正在埋怨泄冶畏战时,北线急报,说北线楚军甚众,势不可当,轅颇所率之军,力不能支,急需支援。

陈侯平国急忙下令,让夏御叔急速支援。

泄冶又谏道:“君主不可啊。如果司马撤离,西线就会失守。请君主下令轅颇死守。”

陈侯不耐烦地说:“宛丘还有孔宁、仪行父的奇兵,设有弓箭手,可以阻挡一阵子。待北线大捷,可再集中兵力对付西线。”泄冶苦谏:“北线、西线相距甚远,怕援兵不到,两线俱失,君主慎思啊!”陈侯怒道:“是寡人指挥,还是泄卿指挥?”

泄冶不再言语。

楚军西线先锋受挫,芻贾下令楚大军集结缓行,密切注意陈军动向。突然,前方谍报说,看到前面有一个高丘,丘下兵甲林立,旌旗蔽日,像是陈军大规模的集结,想必是陈国的主力部队。芻贾大惊,遂下令楚军暂时驻扎,待探明情况,再行前进。

屈巫随芻贾于军中,他说:“以在下看来,这不过是陈国疑兵而已。如果是陈国主力,陈国伏兵袭击我先锋之后,应该反攻我

部,一举而胜,而不会在此等候。”

子家说道:“子灵所言甚是。”

屈巫说:“司马可派精兵集中前阵,大队兵力齐头速进,后方兵车上可多绑旌旗,再后面车队多绑树枝,随后是树枝荡起尘土,兵阵极目不能达,望之排山倒海,以铺天盖地之势,威慑陈军。陈军奇兵甚少,不敢出战,我军乘势而进,直捣陈城之下。”

子家抚掌道:“子灵此计甚好。此战可获大胜。”

司马芻贾依计,遂下令楚西线精锐车卒,渐逼宛丘。

孔宁、仪行父二人正准备下令迎敌,谍报来报,说楚大军遮天蔽日而来,来势甚猛,倘若交战,必然溃败。孔宁本是贪生怕死之人,嘴上主战,不过是为了讨好君侯,其实他根本不想打仗,听完谍报,遂下令撤退。

陈侯平国正在焦急地等待各方消息,谍报飞传,齐刷刷三路人马俱已失守,皆往陈城溃逃。

陈侯平国闻报,摔碎了手中的汤盏,摆起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,他要与楚王熊侣一拼死活。泄冶慌忙跪谏:“君主万万不可出城啊。只要君主和陈城俱在,胜负便算未决。一旦出城,怕是有出无归啊。”

陈侯仰面闭眼,紧咬牙关,而后跌坐在御座之上。楚三军齐头并进,逼近陈城。

兵临城下,危在旦夕,年轻的陈侯平国狂躁不已。陈国面临着灭顶之灾,败将集于朝堂之上,生死攸关,城破在即,大臣们忧心如焚,都在等候着君主发布命令。空旷的朝堂,像一块巨石,挤压着陈国的君臣,沉闷中只有陈侯平国不停的踱步声……

楚王熊侣下令三军集结,暂驻兵陈城脚下,只需一声号令,陈城必定失陷。楚军军容整肃,单等楚王熊侣下令攻城。然而楚王熊侣并未下令。他遥望陈城城门,只传令屈巫来见。是的,只要他下令,陈城必破,可他不想像楚先王们那样,只是血腥扩张,他想要的是诸侯们真心归服,诚心拥戴的霸主身份。所以,对待礼仪之邦的陈国,他要先礼后兵。如果威慑能让陈国屈服,何必要大兵攻城呢。

楚王熊侣准备遣屈巫进入陈城,说服陈侯请成结盟。